

鮎埼亭集

二七

鮎埼亭集

PDG

鮎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五

鄞 全祖望 紹衣

題跋 九

跋秦泰山石刻廿九字

泰山遺刻廿九字其第一行闕丞相二字其下曰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至昧死請與今重摹嶧山碑中廿九字悉同蓋斯篆之僅存其亦稀矣

跋岫嶠碑

吳越春秋載神禹有岫嶠山銘豈得尚存後人之爲之者自以韓吏部詩之故猶之明人妄爲日本尚書蓋以

歐陽充公詩之故有是哉其好奇也雖然峒嘯碑與穆王壇山四字夫人不知其僞而不知太學石鼓之與二刻鈞也

跋壇山石刻

穆王八駿之馬三道之墜宜其遊歷所過有可攷者而已泯然無徵矣吉日癸巳四字不卜可知其依附然其與峒嘯之文皆極奇古亦非精於此者不能爲也

跋周文王神功二字

天一閣范氏所收石刻有神功二字旁勒云周文王括石書乃隸古文也孫暢之謂臨淄齊胡公墓桐棺字多

與今隸同以此證隸之不始於秦使其見此必以爲始於商矣馬齊堂謂石鼓出於宇文其說未覈至此二字者或出於黑獺之手而後人以陀羅尼追尊之號記之未可知也夫黑獺黑衣之種耳而書法果如此則又在沙陀北嶽題名之上矣

漢北海相景君碑陰跋

趙德甫曰漢晉志官屬皆有循行之名今景君碑陰故吏自台邱遲而下十九人作脩行脩字恐是循字之借予思脩行者蓋謂束脩之行也漢晉碑皆作脩正可以證漢晉志之誤是碑之陰洪氏且未嘗見顧予家三本

皆有之蓋明初揭本也

跋會稽禹穴窆石銘

會稽禹穴之字趙德甫稱爲窆石銘而王順伯定爲漢刻是也近人謂其詞非銘體因謂碑有銘而窆無銘不知古人原不定以韻語爲銘孔子書季札墓寥寥十字亦何嘗非銘乎

跋魏受命表

盤洲曰所謂表者蓋表揭其事非表奏也予謂是卽石表之表與碑碣名異而實同然帝王家著作多用碑其用表者祇此近人不知古金石之例竟以碑表分差等

誤矣

跋北齊乾明碑

是碑立於乾明元年碑文作隸古全石漫漶祇存匡郭
其中有可識者鎮北將軍祕書監蓋其人之官又有祠
堂二字殆祠闕也當博攷之金石之錄

跋唐則天后少林寺勅書石刻

嵩山少林寺有大唐垂拱二年皇太后勅以寺中有冬
筍生降書志喜又有大周天冊萬歲二年皇帝勅以寺
中有仙藤白露之祥也寺僧合而勒之石嗚呼漑冬筍
何不哀黃瓜求仙藤白露以爲瑞豈知鸚鵡之翅已盡

折也

唐開元祀泰山銘舊本跋

開元泰山碑銘刻在山頂之石爲前明俗吏以忠孝廉節四大字鑱其上舊文爲所毀者半天下之謬妄有如此耶竹垞嘗詢之野老謂必架木緣絙而登然後椎拓可施而山高苦風吹日曝紙幅易裂故摸文甚難予所得乃明范侍郎天一閣藏本完好無闕當今日而遇此舊本可寶愛也封禪秦漢之侈心是碑雖有儆毖之語已漸趨於空言矣至於野無遺賢之賀則其極功也

李陽冰謙卦篆書跋

陽冰上李大夫書論古篆欲備書六經勒石明堂惜其有是請而不就也向使陽冰果主是事詎不遠勝於開成之本耶予友當塗徐君文靖嘗謂陽冰事雖未行其所書字樣當有存者故吳立夫詩陽冰石經欲醵乳子告之曰韓退之識陽冰子服之嘗得其蝌文孝經非卽陽冰之字樣乎今所傳謙卦亦卽字樣之一種也

跋唐大使府墓磚

予在邗上有發地得墓磚者其上有大使府燒造五字以問予爲何時予曰此唐磚也唐人稱節度大使以示別於副使若楊吳以後則當稱都統府矣其字畫雖非

出於名手然亦嚴整有法度

跋薛尚功手書鐘鼎款識

薛尚功手書鐘鼎款識二十卷藏於天一閣范氏有周密趙孟頫楊伯巖柯九思張天雨王行周伯溫七人鑒賞字跡而靈武幹玉倫徒克莊亦有跋焉最後有豐坊之題范氏書帖大半萬卷樓故物而是本獨不知得之何人觀坊所題可見也石刻所傳蓋僅有其半而手書精核更爲可珍范氏尚有副本見予之嗜之也以其副爲贈焉

跋宋方信儒陳孔碩題名

是石爲宋嘉定癸酉方公信儒以安撫陳公孔碩以判官在蘄州祝瑞慶節探白龍洞諸勝作篆書題名極偉方陳二公開禧以後之名人也其末深以歲事畢登物情安樂爲喜異乎遊人之展也已予愛而跋之

題王半山鄞女志

舒王之葬殤女在吾鄉崇法院旁謝臯羽過而題句者相傳院中多舒王與會老往來墨跡戴曾伯驚風急雨之詩是也先侍郎少女許嫁屠侍郎子本駿未笄而卒附葬於檢討公墓啟土得一石則舒王志也因揜之而稍移於北嚙是一塊土者世爲殤女之壙耶先侍郎曾

有文記之今失去乃補之集中

題蔡卞重書曹娥廟碑

曹娥廟石不存久矣宋元祐中蔡卞知越州重書立之卞京兄弟皆有書名而卞稍爲京所掩顧孝女之碑書於愴人則可恨也

金朝散胡東平神道碑跋

金朝散大夫同知東平府兼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磁州胡嵩神道碑樂城李學士治之文朝散之孫山東按察祗適自書兼篆文曰明昌新辟公上言上京合懶等五路牛頭稅粟虛名不實宜會計以備邊用皇嗣未立

宜肅正六宮以廣脩續於時大臣非材五路大姓多不
奉法元妃李氏專寵臺諫無敢輕議而公獨直之聞者
莫不聳動此蓋朝散大節故碑特序之於首予友杭編
修世駿方求金史遺文因寄之碑石甚巨自元以後中
穿之柱無此材矣書亦工整可愛

元翰林學士王文定公神道碑跋

王文定公神道碑爲其子公孺所纂文附見秋澗大全
文集而石刻已不存矣明宏治辛亥華容王府君儼守
衛輝拜於墓次慨然興先詰之慕重爲勒石而復其祠
清其地穹碑煥然嗚呼今世之吏聞之殆將以爲羊叔

子自佳耳然亦何與人事安得古道雅懷如此者乎三復華容題後爲之懽然

跋明司經局題名碑

明制東宮官屬爲詹事府爲左右春坊爲司經局坊局雖羈屬於詹府而各自爲政故一府二坊一局公署異地最初洪宣之際二坊且置大學士一員原非詹府所統也易代以來一承其舊其後坊局公署皆圯乃俱會於詹府然其列銜仍不相統近人不諳故事居坊局之任者竟自以爲詹府之官可爲發一笑也是碑乃先禮部公掌司經局時所立其文與書皆出公手予家自明

嘉靖以來世掌綸言館閣故事差能言其本末所愧禱
昧之才累薦未升一麾遽出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偶展
是碑不禁爲之憮然

跋柳州羅池廟碑

世所傳柳州羅池廟碑一紙必以太守印署之予異而
問焉柳人對曰吾柳江中時有風浪若取太守所印碑
以過輒無恐故相沿用之也因憶明人劉烜筆談言是
碑嘗入瓦礫中兵火之餘土人取以築城所築之處卽
崩累築皆然因驚訝而物色之則碑在焉石已橫裂爲
二相與扶而植之有是哉柳子之靈爽爲可畏也昔田

拾遺論柳子謂其精多魄強斯語最善知鬼神之情狀
古之人生爲明聖歿爲明神其來也有自其去也有歸
故申甫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要不必以禍福驚動人
而後使人知其不朽於冥冥中也乃柳子以不世出之
才方將大有爲於天下一擲不中而不免於奸邪之目
投老荒裔歿而猶視彼其精則英多磊落之精其魄則
蕤結沈冤之魄固有不能與金石俱消者是大造游魂
之變有此別種而不可以常例論也且吾嘗讀柳子祭
呂衡州文而有會也柳州之與衡州八司馬中眉目交
情尤篤而柳州之哭之已有蕩爲太虛結爲光曜爲雨

爲露爲雷爲霆復爲賢人奮爲神明之問是其所以抒
寫憤懣而爲身後之兆者豫見於此亦可傷矣劉煦以
爲柳人之妄而咎昌黎之遽實之其議雖近於正然於
鬼神之德則未通也雖然柳子生平操論依乎中庸故
其言曰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爲神不援天以爲高其所
以詆左氏春秋內外傳呂不韋月令者不遺餘力垂老
遺言忽躬蹈之得毋應自笑耶且夫柳州之有惠政於
柳其遺愛之惓惓於民而廟祀之宜也必以禍福驚動
之以示其奇則反淺矣若龍城錄爲王牲之所僞作其
載羅池石刻之文蓋因昌黎詩中語而附會以成之非

昌黎反用其語也木筆雜鈔乃還取以證昌黎詩誤矣
今柳州有柳子遺墨書此數語而其文稍與錄不符蓋
亦柳人之僞也

跋歐曾兩集古錄桂陽周府君碑

桂陽周太守有開武溪水道之功廟食至今乃後漢書
畧之古今循吏之泯然者可勝道哉然歐陽文忠以爲
周憬曾文定公以爲周昕蓋兩先生所見碑本俱闕其
名而據所聞以實之文忠以爲碑雖闕尚可識者未必
然也予攷太平寰宇記廣東韶州新瀧有太守周昕廟
卽始開此瀧者行者放雞散米以祈福而忌著溼衣入